

# 马汉王外传

李公乐



# 马 汉 王 外 传

宋学孟 著

- 马汉王外传
- 前面是太阳岛
- 唱旦角的男人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
装帧设计：吕敬人

## 马 汉 王 外 传

Ma Han wang waizhuan

宋 学 孟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克山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104/16

字数 205,000

1985年10月第1版

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7,265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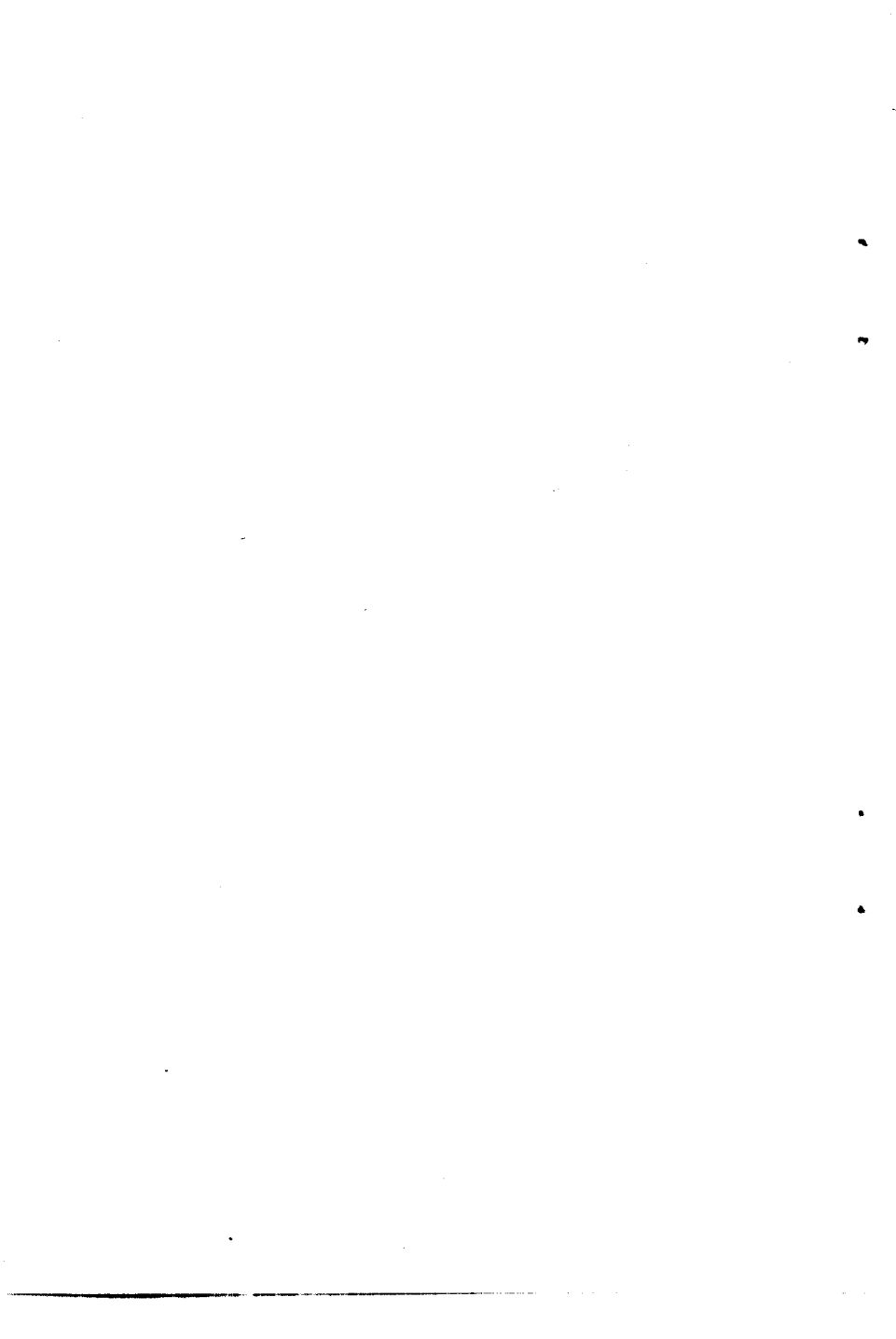
统一书号：10360·32

定价：1.65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马汉王外传 .....  | 1   |
| 前面是太阳岛 ..... | 103 |
| 唱旦角的男人 ..... | 223 |
| 后 记 .....    | 323 |

# 马 汉 王 外 传



——

我认识他的那一年，他已经五十岁了。

按说，他跟我父亲同庚，可看上去，却比我父亲年轻得多。脸，红膛膛的，络腮胡子刮得黧青。两只深深的小眼睛里，蓄满着年轻人才有的精神……

那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份，各大城市的知青潮水般涌向边疆、农村的年月。北大荒的十月，青草已经有些枯黄了。天空却分外地蓝，碧汪汪，又高又远。艳艳秋阳披照着大地，飒飒秋风里带着无边的爽气。

那天上午，排长孙麻子从厂部把我们几个小个子兵领到木工班——我们将要去工作的地方。如今想来，我们那时真是幸运，分在工业连队，按钟点上下班，又能学一门技术，比之那些分到农业连队，日出而做，日落而息，既没节假日，又没礼拜天的农工，就算是人上人了。

在连部，我们的人马男女平均，被分成三队，跟定了三个排长，最后剩下我们几个小个子兵，各排长都露出不太欢迎的神色，连长便叫过了孙麻子，命令说：“把这几个交给木工班。”

木工班是怎么回事，那时候，我们心里并不甚了然。只觉得心里颇不服气，听连长那口气，好象木工班是个垃圾桶，

要把我们倒进去似的。

一路上，排长并不说话，我们也一声不吭，象是去赴刑场。排长个子不高，紧身的黑工作服上，沾落着一层白色的锯末。不大的一张脸上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，一双小眼睛，深陷在高高的额头和颧骨之间，亮得象一双鼠眼。他走得飞快，路面的黄沙，在我们脚下沙沙地响。从连队到制材厂只走十几分钟，身上竟走出了汗。

我们排——也就是制材厂，由三大部分组成，一是制材，二是机木，三是木工。厂房也是一个大“工”字形。制材车间下来的料，由小“轱辘马”轨道车推进机木车间，机木干完以后，进木工间，在这里最后被加工成门窗、桌凳，然后分发到各连队去。

我们去的时候，木工房外面就高高地摞着一垛垛的门窗，一台连队的胶轮拖拉机，浑身乱颤，“呜呜”响着停在那里，有几个人正打打闹闹地往拖车上装窗扇。

十点多钟，正值工间休息。大家都贪恋这暖洋洋的阳光，来在外面。一帮人正在窗下的一小块空地里，簇拥在一起，又喊又叫，还爆发出阵阵笑声……

及到近前才看清楚，原来有一老一少两人，手持一根长长的木棍，每人抓住一头，弓步弯腰，正拼足了力气往对方推顶。这正是小时候我们在幼儿园时做的游戏。有一阵，我总是被一个名叫二毛的大孩子推倒在地。在这样一块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在这个远离内地的东北边陲，居然能让人见到上海幼儿园里的游戏，居然能让人回想起美好的童年，我心里顿然生出一种亲切感，似乎从上海到这里几天几夜的漫漫长



路，突然间缩短了许多。看他们脸上那认真、高兴的劲儿，就仿佛早就熟识了一般。那时，我真想跑上去跟他们比试一下高低呢！

“喂，老马——”

孙麻子叫了一声。那两个人旋即罢了手。那个年纪稍大的看看我们，拍拍手上的灰土，脸上立刻有了些严肃和热情，微笑着快步迎过来，嘴里说着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：“欢迎，欢迎。”看起来，他是晓得我们的身份的。

我对这被唤做“老马”的人立刻就有了些好感，脸上自然地现出恭敬又亲切的笑来，刚要握住他已经伸在面前的手，孙麻子却趋步上前挡住了他，转而对刚才顶棍的那位年轻些的人招呼道：

“老马，这几个青年同志，连长让分给你们木工班。”又回转头来很严肃地跟我们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班长马忠同志……”

“欢迎啊！新鲜血液！”那位马忠同志也立刻笑着迎上前来，同我们一一握手。

刚才被孙麻子挡驾的那位老师傅，脸上便有了些不尴不尬、进退不是的神色。刚欲转身走开，孙麻子拉住了他：

“这位是马汉王同志，咱们厂的木工老师傅。”

敢情他们两个都姓马，怪不得一喊“老马”，他会立即奔过来呢。我发现这“老马”是十分自尊的，只因孙麻子挡住了他，直到来跟我们握手寒暄的时候，也只是敷衍，很冷淡的样子。到最后进了屋，听说我是上海知青，才重又高兴起来，连连拍打着我的肩膀说：

“好，好，阿拉同乡宁（人）喽！”

上海话，从我们上海青年嘴里讲出来，不管认识与否，自然都是不稀奇的。可从一个老人的嘴里说出来，便使人觉得分外亲切了。

“侬也是上海宁（人）？”

“是格呀！阿拉老上海啦！”他说着，脸上立时有了些自豪与庄重。

“格么，侬啥辰光到此地来的？”欣喜之中，我倒有些惊奇。

“十四年了！”

乖乖，跟我的岁数差不多。

“那辰光，就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吗？”

“没！”他笑着摇摇头。

我晓得自己问了一句孩子话。脸上觉得颇有些难堪。“那你一定是十万官兵转业来的喽！”我晓得这里的老同志大多都是五几年来的转业官兵，连长、排长都是，全国各地，五湖四海，哪里的人都有，所以我断定马汉王一定也是。

“勿是！”想不到他又摇摇头，更加自豪了，“我比伊拉（他们）还要早哩！”

“那么侬……”

“勿要急嘛，慢慢叫侬会晓得的！”他说得颇有点洋洋得意了，说着，竟伸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。

我顶受不得这样居高临下的、近乎女人对待孩子般的爱抚。对他的好感，顿时减去了一半。

同时，心里也种下了一个谜……

## 二

“马汉王并不是你们上海人！”我们上班一个多月以后，有一次，我的师傅，班长马忠神秘地私下对我说。

听到这话，我着实吃惊不小。马汉王不是上海人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一个多月来，马汉王对我这个小同乡格外亲热，我们简直成了忘年交。

“你们家住的地方，可真正是个好地方。淮海中路，霞飞路嘛，解放前那里就是顶顶闹忙的去处，百乐门舞厅夜夜灯火通透明，洋鼓洋号一响一夜天……噢哟哟，上海，霞飞路！现在讲起来都是……啧啧啧！”

他说的不错，上海的老人们讲起霞飞路、百乐门来，几乎和他一副腔调。

“依屋里住的那条弄堂我晓得的，往里向跑有一家广东宁（人）开的罗宋大菜馆，桌椅板凳一式的桃花心木，一式的俄国式样，交关讲究，不少的外国人到那里去吃哩！”

他讲得千真万确，这菜馆是一幢二层的小楼，如今是里弄办的一家纸板厂。据父辈的人说，日本鬼子一投降，这家菜馆的主人就不晓得哪里去了。也有人说，这人是日本特务，开一家俄国餐馆，招徕外国人，尤其是俄国人，以便获取情报。

“在你家隔壁一条弄堂，有一家‘算命店’，一个瞎子，

号称‘小神仙’，算命顶有名，依听说吧？那一年大火，依总归听说过，乖乖，一条弄堂，差不多全烧脱了。上海人全晓得的，每年农历七月叫‘鬼月’。旧社会可是不得了，哪一家弄堂都要祭鬼打醮，请和尚、道士来念经，做法场，烧纸烧香，听后来人讲，那一次大火，就是这样烧纸烧香烧起来的……”

我不晓得有什么“小神仙”、“算命店”，但那条弄堂的大火，却是从小就不断听说的。至今，家里的小孩如果弄柴弄火，还要被大人们教训：“不要寻死，隔壁一条弄堂就是这样不小心烧起来的……”据父亲讲，火熄了几天，还有一股被烧焦的死人味道。

一讲起上海的事，我和马汉王都津津乐道，不少时候，连其他的人也全都听直了眼睛。问这问那，也要跟他开上几句玩笑。包括我的师傅马忠。

“马师傅，你刚才讲的那罗宋菜馆去的都是外国人和有钱人，难道你也去过吗？”

“格当然！还是他老板请老子去的呢！”

“啧啧！”人们挤挤眼睛，咋咋舌头，“你老人家当时是开外国洋行的大老板吧？”

“小赤佬，依晓得只屁！老子来上海滩卖得是手艺！那楼上五套餐桌椅，全是老子一只只敲起来的！桃花心木依见过吗？俄国式家具依见过吗？小赤佬！”

每当此时，他脸上总有一股颇为不屑的神气。跟他斗嘴的人，也就有些讪讪然，但决不服输。

“当然，马师傅的名气威镇大上海，马师傅做的马桶……”

“赤佬，侬要寻死！”马师傅有些急了。

人们嘻嘻嘻笑得开心。“马师傅做的马桶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！”

“操娘！”马汉王红了脸骂起来，“你们北方赤佬看见过马桶吗？搞七廿三！你们问问小郭看，上海人用的马桶，多少讲究，连盖盖上都雕出一只大花，外面油漆得咪，大姑娘屁股一样，打打滑！真个比你们北方小赤佬的饭盆还要清爽咪！”

一般情况下，大家一笑了之，不再惹他。偶有一、两次人们被他骂急了，便立刻使出一样只有他们才能相互理解的秘密武器来反击：

“上海小娘们的屁股更加打打滑，是不是？马师傅！”

“依娘卖×！”马汉王真的急了。

每逢这时，便常常是班长马忠出面救驾：“干活了，干活了！”

大伙哈哈一笑，有话没话给马汉王几句好听的，他也就消了气，一如往常，每提到上海依然十分自得。

怎么他竟会不是上海人呢？

我师傅笑笑，有些莫测高深，麻利地卷起一根老旱烟，浓浓的烟雾，对着前方缓缓地喷出去。别看他是班长，又是我的师傅，那时候他也才只有三十三、四岁。可在我们这些笃志虔诚的，怀着一颗接受再教育的心，从城市刚来不久的娃娃眼里，他就是一位全身都红彤彤的贫下中农，老职工了。况且，我师傅很有些少年老成，平时不苟言笑。又象当时某几位令人尊敬的中央首长一样，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。我对马汉王只有一种亲近之感，因为都是上海人，而马汉王有时

又十分随便，对我们小青年极表关心。可是我对班长却另有一种敬重。倒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师傅，班长。我觉得他那不多的话语里，总带着一种让人记取或服从的力量。

“你在上海听说过有个海门县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不知班长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。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，外婆家就住在海门。但我并不曾去过。只听他说那地方离上海不算很远，在长江的北岸，轮船半天就可以到达。我们那同学，每年暑假都要到那里去。一到秋天，西北风一起，学校里桂花开得正香的时候，他外婆家就总有人给他们送来一长串又肥又大的大螃蟹，而他每次都要送两只给我，并且一再告诉我，这是有名的海门大闸蟹。所以，海门这两个字，给我的印象似乎比上海的某些地方还要深。

“知道吗？马汉王就是那个县的。至今，他的老婆孩子都还在海门县农村。”

经他这一提醒，我才想起马汉王果然是只身一人在北大荒的。据说，他的大女儿一直在这里伴他，早已在此地参加了工作，结了婚。老头子一个人独守两间空房。但是，马汉王一直跟我说他是一九五六年，由上海华东木材厂来支援北大荒的，二十余年之所以象一只小船搁浅在这片荒滩上，是因为他们订的那支援两年的合同，在期满的时候，正赶上大跃进，正赶上十万官兵开进北大荒，他们的合同也就在时代的大潮流中，变成了一纸空文。在我的印象中：他的家一直就在上海。因为他跟我说过不止一次，希望能和我一道回去探亲。

“他呀，”我师傅笑笑说，“自尊心特别强！怕人家说

他不是上海人，又怕人家说他是上海人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这太让人费解了。

“他顶怕人家不承认他是上海人，瞧他不起；又怕人家说他在上海的那段不光彩的事。他的命其实也算苦。十一岁在家跟他爹学徒。可是他却不是个安分的人，因为看不上自己的老婆，就把老婆孩子丢在乡下，自个儿偷偷跑到了上海，租了一间房子，开了个小木匠铺：做澡盆子，修马桶，做棺材，什么贱活都干了。人家那房主人在外面跑买卖，经常不回家，他就把人家里那女人给勾上了。后来，他老婆在乡下听到了信儿，抱着孩子跑到上海，跟他闹了个人仰马翻……”

我，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孩子，这种事闻所未闻。以前，在某些旧小说中，偶或见到过这样的描写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批判，洗礼，自然认为这是某些流氓作家、混帐文人，吃饱了劳动人民给他们的饭，闲来无事，嚼出的蛆。如今，却被我的班长这样轻描淡写说出来，而这故事的主人公，竟是一个活生生立在我面前的人。马汉王，那位时时拍着我肩膀跟我攀同乡的马汉王，五十岁的老上海，老师傅，竟会是这样一个没有心肝、道德败坏的大坏蛋？我实在不敢相信。惊疑之下，不免有一种受了愚弄似的恼怒。

“真的吗？”我问师傅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师傅疑惑地看着我，对我的着恼大惑不解。随之，他便明白了，露出宽慰的笑，说：“这有啥大惊小怪的，旧社会过的人嘛！也没什么了不起。”

他显然对我表现出的不成熟有些担心了，也许怕我惹出是非。又说：“你可千万别跟外人说，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

的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谁也不清楚。这只是他自己好炫耀在上海的事，说露了嘴带出来的。你没听见，大伙有时候还拿这事开他的玩笑嘛！”

我弄不懂了，师傅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是这样一件丑事，怎么能拿它开玩笑呢？

见我发傻，师傅漫不经心地笑笑，又慢慢喷出一口烟：“这老头，不简单哪！这点事只是小事一桩。他还有一段更重要的历史问题呢，据说在师保卫科都是挂了号的。前几年厂里搞了好几次外调都没搞清，只好挂起来。你想都想不到，他跟苏联官员还有过交往呢，好家伙，他有一张大照片，这么大！”他比划着，“几个穿着西服的老毛子在跟他喝酒碰杯！想想，什么样的关系啊！这照片可是我亲眼见的！”

我彻底懵了。

一九六九年，正是“反帝反修”的高潮。我们所在的农场，离当时名闻中外的珍宝岛只有百多里路，我们经常自豪地说，我们是迎着珍宝岛战斗的硝烟而来的。在这样的地方，有着这样一个人物：一个“老革命”，“老职工”，“老北大荒战士”，“老贫下中农”。就这样一个人物，原来竟是一个和苏修有瓜葛的人，更加奇怪的是，居然无人动他，让他行动自由、安然自处……我先是惊呆了，转而开始怀疑：

“这可能吗？”

我师傅没说什么，只是瞟我一眼，微微一笑，作为回答。

我实在弄不懂那笑是什么意思。笑我太天真？笑我太无知？还是什么呢？我没有再问他。我从小就是个敏感又喜欢



动脑子的。我认定，这只是师傅开的一个玩笑，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。要说马汉王解放前在那花花绿绿的十里洋场，可能会沾上一点乌七八糟的事儿，倒有人相信。可说他和苏联官员在一起碰杯喝酒，就未免有些海外奇谈之虞了。试想，在政治斗争如此严重的历史时刻，怎么能让他逍遥法外，让他在这要害的地带处之安然？

我放下了心。适才的一身冷汗，被风一吹，通体冰凉。

不过，我还是决定和马汉王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### 三

马汉王的与众不同，是有目共睹的。我们来到不久，就明显地感觉到了。

先说抽烟。据我观察，全厂的老职工——起码是我们制材排的老职工，在平时几乎全抽旱烟，卷大炮。每逢开会，我们青年人，尤其女青年，是绝不敢坐到他们跟前的。他们的关东大炮又浓又辣，吸进去一口，会呛得肺管疼。唯独马汉王不卷大炮。他的口袋里总有一个塑料烟盒，里面总有一盒蓝封面的“迎春”牌，抽完一盒，再换一盒。那时候烟酒还没有涨价，“迎春”，两毛七分一包。偶尔，透明的塑料烟盒里也会有一包带锡纸的“大前门”或“群英”。这是不多见的，除非他有了特别高兴的事。

其他的老师傅们，烟口袋拎出来，总要互相卷一根尝尝。